

又到3月5日,学习雷锋叔叔的日子。
1977年6月1日儿童节,《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了我父亲张乐平创作的一组《三毛学雷锋》的连环漫画,读者纷纷表示:时隔十一年又看到新的三毛漫画作品了!

我父亲最初创作“三毛”连环漫画,发表是1935年7月28日,也就是说三毛今年已经90岁了!在父亲的笔下,三毛从最初弄堂里调皮的小孩子,到抗战时参军、战后又成为流浪儿,解放后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踏着历史的节拍,一直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始终贯穿着乐观向上的性格和精神。《三毛学雷锋》是三毛的故事中也有意思的一段。

上世纪六十年代号召学习雷锋。雷锋童年时与父亲童年时以及父亲笔下的“三毛”“二娃子”相同,是个生活艰苦的穷孩子。而雷锋踏入新时期后回报社会的先进事迹又感动着广大的民众。我父亲作为一个创作儿童漫画、用作品如《好孩子》《我们的故事》《三毛日记》等引导新社会孩子们正义、善良、勇敢、积极向上,长大能成为国家栋梁的画家,觉得雷锋的优秀事迹与精神,也正是他想表达的内容。记得父亲那时候经常去学校、少年宫、幼儿园,教孩子们画画之外,也爱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特别是了解他们学习雷锋叔叔做好事的事迹,然后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孩子们也很喜欢他,亲切地叫他“张伯伯”,所以父亲在路上经常会听到小朋友们向他问好。父亲也一直听到小朋友告诉他很多的故事。

不料,从1966年开始出现了大变化:父亲被迫放下画笔,不能创作,以扫厕所来接受“监督”;三毛也不得不与读者小朋友和大朋友告别。那个年代更出现了某些奇怪现象:学生打老师、子女斗争父母……父亲走在路上,曾经对他叫“张伯伯好”的小朋友,有一些变成追着他叫“打倒张乐平”了;又有几次,有孩子甚至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毒害青少年”,用石子和小砖块扔他……这令他十分痛心。

好在1976年迎来了新的开始,《三毛流浪记(选集)》的再版让读者踊跃排队购买,三毛又和大家见了面。但是读者们更盼望看到新的三毛故事。多家媒体也来约稿,希望有新的三毛作品。我父亲回顾那十年的遭遇,深感那些青少年儿童正能量的缺失,以及系统道德教育的缺失,考虑再三,认为应该继续提倡学习雷锋,加强品德教育。父亲遂构思创作了《三毛学雷锋》,从1977年儿童节的那一组开始,又陆续在各个媒体上发表了不同的小三毛学习雷锋叔叔的内容。

去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将散落在各个报纸杂志上的《三毛学雷锋》收集编纂,加上色彩并文字,编辑出版了《三毛学雷锋(彩绘版)》。

我认为,《三毛学雷锋》是一部帮助孩子追求美好生活,净化心灵,提高素养的作品。很希望小朋友们和三毛一起学习雷锋精神,健康、快乐地成长,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孩子。这也应该是每个家长和我们的社会所期盼的吧。

七夕会

外卖配送发达,如今,高铁上都可以点外卖了,却时时想起第一次坐火车吃盒饭的经历。
2008年高二暑假,17岁的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从老家临颍县到武汉。犹记得那是七八月很热的一天,快中午,父亲带着我坐上了绿皮火车。车启动,冷气开了,我顿时鸡皮疙瘩起了一身,精神恍惚了一阵。父亲去接了开水,待水温降了些,我喝下一整杯,全身舒服了不少。我开始留意车厢里的一切。

一名身穿制服的男工作人员在中间过道里一边推着小推车一边叫卖着:“花生瓜子矿泉水,两边的乘客收收腿。”父亲和我看了一眼小推车,什么都没买。
紧接着,一名穿制服的女工作人员边推着餐车边叫卖:“盒饭盒饭,新鲜盒饭,15块钱一份儿。”

我对父亲说:“爸爸,我饿了。”父亲扭头看了下已走到身后的餐车,趴在我耳边手挡着半边脸用河南话轻声说:“等等,过一会儿就便宜了。”他接着说:“你要是饥哩慌,先吃个茶叶蛋垫垫胃。”我从随身包里拿出临行前母亲在家煮好的茶叶蛋,递给父亲,父亲没吃。

对苏东坡《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理解,最早在叶嘉莹先生的《唐宋词十七讲》里开悟,这次在《夜光杯》中读到张静教授的《古今诗情》,又添了新的感知。

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与政治生涯息息相关,思想品格与人生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乌台诗案中他几近于死的体验,是人生经历中极限的考验,正因为此,他看透职场,看淡名利,看轻负重;也正因此,具有了“定风波”的能力、毅力

与定力:能力是处理复杂问题的水平,毅力是受限之后的坚韧精神,定力是风云变幻中的淡定沉静的品质。好的诗词,必须具有独特个体的主观思想性、丰富多元的客观体验感,还要有无限想象的空间感。“湖边打雨”就是一个人生应世的典型意境,“怕”与“不怕”,就是体验与检验。

“莫听”,听什么?听风听雨;“谁怕”,怕什么?怕遭遇不测,怕无端声响,怕风雨与竹叶撞击,竹叶与竹叶摩擦的声响,这种声响混乱交集,琐琐碎碎,滴滴答答,是是非非,演绎成人籁之声,让人惊悚惧怕。苏东坡试图告诉同行者,刮风固然可怕,但同样可怕的是跟风与惊风。因此,好的方法是“莫听”、“不惊”。风雨交加,怕的是风声鹤唳望风而逃,风雨满楼之时一定要把未来预期看明白,先静下来,何妨吟啸,吟啸就是吐

北方的初春,花还未开,草木还在惺忪萌动的状态。此时踏春尚早,但春色已然如即将破壳的雏燕,吹弹可破,呼之欲出。

这般青涩的早春,我亦是喜欢的。常在午饭后,借着去校外遛弯的机会,徒步到附近“南水北调”大河边,看田园风光,觅陌上春讯。于是不期然,遇见了一棵长成“敖光”模样的参天白杨树!

“敖光”在最近热映的《哪吒2》里,意外地火出了圈。他一身皑皑白甲,五官立体、神色冷峻,一改传统神话中龙王老态龙钟的形象,集中了多种精巧设计,既有龙的威猛严肃,又有王者的霸道贵气,还兼有勇士的杀伐决断。该角色最早诞生在《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中,而妻子“应龙”则出现在《山海经》等作品中。心怀浪漫的现代神话故事创作者,在后来的重重创作整合中,让他们相爱了。于是乎我看到今天的敖光,专一、深沉、冷静、伟岸,剑眉星目,不苟言笑,又是懂得尊重孩子的“护娃狂魔”,在海底镇妖一言九鼎,肩负复兴龙族的使命,十分贴合当下观众的娱乐审美心理。

而眼下这棵白杨树,主干粗壮,通体银灰,树皮下透出隐隐的青绿,似昭告着生命力的旺盛热烈,可不是像极了一条矫健灵敏的白龙?那伸展遒劲的枝条如同无数根健壮有力的血管;根,深入大地的聚精会神地汲取大地的养分,只为着不久的将来厚积薄发、枝繁叶茂。它驻守在大河防护网外,以树之俊逸挺拔,昂首迎风,岿然不动,有着“一夫当关”的傲岸英姿,实在像极了神勇威严的海龙战神。那向上举起的枝杈杈杈,令人联想到敖光飘逸的长发、苍玉般的龙角。

这是一棵年轻的、健美的树,每一寸枝条都蕴藏力量,每一处芽苞都肩负使命。它庄重自信,肩如敖光在发号施令,掷地有声。年轻,却不幼稚,兼

有着成年人的阅历、笃定,就像人到中年,虽又苦又累,却也是“宝藏”年华。
这是一棵有表情的树。料峭的春寒里,树身上的纹路渐次苏醒,“树眼”已睁开,神色单纯、目标明确;还有的纹路像巨大的蜗牛,跋着春天的细雨远道而来,栖息于树干,翘首等待繁闹的季节……
一棵树,长成了“敖光”的模样。一树号召,万树呼应。待春光渐浓,绿树苍绿,树叶闪光,那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春之阵容,那是物华天宝、刺目耀眼的万万片春之鳞甲。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得

纳安神;再是慢下来,许多事情,没有到关节点,千万不可着急,徐行,缓冲,慢下来,时间换空间,相机而动,确保主动;然后放下来,一切轻装,竹杖芒鞋轻胜马,只有放下,方能轻装,只有轻装,方能不怕;最终是定下来,一蓑烟雨任平生,清空还朴,还怕什么?这是沉醉之后的清醒。人的一生,难免会执迷沉醉,总有许多后悔莫及的事。但酒醒之后,另有一番人生景象;斜阳相迎,温暖加身,回望来路,大彻大悟。“归去”,不是回家,是重新设定人生道路,告别充满欲望的纷争世界,归一、归常、归宁,无欲无求归零,无风无雨归宿。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最理想是风调雨顺无灾无害,无论是生活环境、创业环境还是营商环境;最怕乱刮风,风起青萍之末,风起左右鼓动,风打竹叶,风穿树林,舆情嘈杂,人心不定。人生的风雨有时比自然风雨更伤人,宽松的人文环境,温暖煦煦的自然环境,都是幸福指数。一方面是不刮风不跟风,另一方面是不怕风不伤风。学习苏东坡,不怕风雨,定下心来,徐行,减速,卸载,清空,慢生活,不内卷,轻胜马。“回首向来萧瑟处”,转型、转身、归去,归到人性最朴素的“无”的自然形态中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到人类命运与共的文明形态中去。

日前去杭州表弟家,走进舅妈生前住过的房间,有两只樟木箱,那样眼熟。打开,里面的一些老物件,让我产生一种既遥远又温馨的感觉。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印有“上海”二字的人造革旅行袋。这不是1972年表姐结婚时我拎去的袋子吗?袋上还有国际饭店的图案,那是当年上海的最高建筑。不少知识青年去农村也是拎着这样的旅行袋,除了国际饭店还有外白渡桥、上海大厦和外滩楼群图案。

那年表姐要结婚了,做了两只樟木箱,却缺少五金配件,母亲就让我提前几天去乡下,将上海买得的配件送过去。于是我就拎了这只沉甸甸的“上海”。那时,我小学刚毕业还未进中学。到了娘舅家,与表弟一起将包角、搭扣、把手和锁具用铜钉都装配到位。舅妈说“上海”的旅行袋她喜欢,就留下了。以后很多年,娘舅也是拎着“上海”到我家送年糕、甘蔗和咸鸡的,又用袋子装回了乡下需要的花布、绒线和香烟等。

我还惊喜地发现一本农历书中夹着的鞋样。那年舅妈来信让我带鞋样去,她要帮我做双棉鞋,我就去中山公园隔壁的一条弄堂口买了41码的鞋样。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鞋样100多种,白纸或报纸裁剪而成,都是二三分钱能买到的。鞋样带去后,舅妈天天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做着。我是穿着这双新棉鞋进中学和过春节的,这份爱让我深深地铭记着。

箱子里还翻出了几只新的喜糖袋,这也是我当年带来的东西。那时,农村人结婚都喜欢用有“上海”字样的物品,母亲买了100多只印有红双喜和龙凤吉祥寓意的喜糖袋,上面都印着“上海糖果”,让我带去。同时,还带去了几斤什锦糖,那是我家省吃俭用几个月的糖票购买的。还有父亲用烟票换来的花生牛轧糖和大白兔奶糖。那个夜晚,我与村里的几个小姑娘围着油灯为表姐装喜糖袋,每只袋里装上六粒不同的软硬糖果,意为六六大顺。没想到这么多,舅妈把喜糖袋还珍藏着。

农历书中,还夹着当年娘舅、舅妈来沪的老版火车票和汽车票。这种用了几十年的火车票我真是太熟悉了,是一种硬纸卡车票,长度约有6厘米,宽度只有2.5厘米。用线条数字和底纹颜色来区分快慢车,手工操作印上日期、贴上座位号。娘舅和舅妈坐火车都买的是慢车票,价格便宜但时间较长。汽车票有四分、七分、一角和一角三分的。舅妈只来过一次,以后她连年多病,再也没能来上海。

老物件,充满了人情味和时间的印痕,留住了一代代人安稳过日子的最美亲情。

老物件遐思

陈建兴



晨风

钱新明画



有着成年人的阅历、笃定,就像人到中年,虽又苦又累,却也是“宝藏”年华。
这是一棵有表情的树。料峭的春寒里,树身上的纹路渐次苏醒,“树眼”已睁开,神色单纯、目标明确;还有的纹路像巨大的蜗牛,跋着春天的细雨远道而来,栖息于树干,翘首等待繁闹的季节……
一棵树,长成了“敖光”的模样。一树号召,万树呼应。待春光渐浓,绿树苍绿,树叶闪光,那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春之阵容,那是物华天宝、刺目耀眼的万万片春之鳞甲。

却是旧时汉口无尽人间。铜人像旁另有一条长堤街,穿行进去,则汉口古镇街巷密如蛛网迷宫,其中最著名的当数80年代名噪全国的天下第一街汉正街。青石巷深,木楼瓦房,店铺铺面,有三餐烟火,有烟酒杂货,更有铜铁锡店,服装裁缝,洗头房,剃头铺。千门万户,不知所穷之时,见土墙斑驳,青烟缭绕,却是半间古庙,名字却极为朴素:汉口佛教协会。至此左转,巷西侧皆为已为危楼的高大古宅,尽头便是外婆家。

却话汉口铜人像

范若恩

在这街巷穿行不靠地名,只靠记忆中的亲情和地标。2017年再摸索去时,街巷已荡然无存,那寺庙却收复旧土,金碧辉煌。昨天网络找一下,其已恢复旧名棲隐寺,别名汉正街财神庙。
素与福建人交好,昨天仔细看地图,才知道那条巷子叫福建巷。

养育

这已是17年前的事了。